

年

卷

期

15

10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荻

小說世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0 (216)

March 5, 1927 十六年三月五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第十五卷
第十期
(第二一六號)

四部叢刊

全書二千一百冊二年內出齊
預約價連史五百元毛邊四百元
本年六月先出第一批六百冊

陽曆三月月底截止預約

■ 圖書館不可不備

餘種取捨斟酌煞費苦心所采版本尤極精善
書之不易如購置此書一部則困難可免
四部叢刊係就經史子集中精選人人必讀之書凡三百種理圖書館者每感選擇圖

■ 各學校不可不備

遺餘力正宜購致此書供師生研求參考之用
他本可及學者從此書下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四部叢刊爲國學菁華所萃近年來各學校提倡國學不

■ 國學家不可不備

刊更於製版以後聘請善書逐葉校閱經無魯魚亥豕之誤
均宜備此最可依據之四部叢刊
書經翻刻難免訛誤惟用照相影印者庶免此弊四部叢

■ 藏書家不可不備

四十二種金元本二十種其他亦均爲舊刻精鈔萃海內外藏家善本於一
編照相影印不失原有精神當尤爲藏書家所愛購也
四部叢刊所選底本皆經再三考訂擇善而從計得宋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的報告

玉田李平民先生鑒。你來信所說的「廣告上沒有價目。」這是該登廣告人的事。和本社不相干。好在他有地址。你可直接寫信去問他。

吳寒濤、張滌寒二先生鑒。作者照片。能否刊登。尙不能決定。又羅琛女士已有長篇名著。在下一期開始登了。

四川柳俊民先生鑒。野人記除一二兩編已出單行本外。其他三編至十編。一例出單行本。現均付排。不久可以陸續出版。又偵探小說在小說中究屬第二流。故本社雖亦採登。但決不多登。連日編者患病。故沒有撰稿。從下期起。當勉力撰述。以答愛讀者之盛意。

下一期「輕煙」結束。「他與她」開始。讀者注意。

前張碧梧先生託本社代徵小說世界。原說寄至時報館。近聞張先生已不到時報。最好改由編者轉交。請應徵者諒鑒是幸。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十期 目錄 □

□ 圖畫 □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五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六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穴處.....張慧劍

報復.....黃葉

輕煙(五)(六)……………呂伯攸

疑……………趙若狂

雄鹿占夢(日本著名童話)……………查士元譯

斷橋落日(補白畫)……………胡同光

說芍藥……………布衣

過小竹園(補白)……………胡謫凡

愛爾蘭的野薔薇(影戲本)(完)……………陳大悲

法味(另外一欄)……………豐子愷

為同病者所有問津焉

饒士其何人其士饒
述夫如為廉大生色丸愈經病其各
他及疾月治補紅醫士韋何人其士饒
症他及疾月治補紅醫士韋何人其士饒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汪竹娘 夫人 照玉



饒少之 照玉

莫片填不立寫即郵送也
子名醫康健談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
奉送婦女忠告婦女小書奉送男
大江女紅大色強是見其不痛跳過竹且往康蓋良信路饒
西者色德補健丸效血為月為月度娘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路也補並而丸諸胃液功經氣以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元凡丸為而後諸胃液功經氣以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角六凡丸為而後諸胃液功經氣以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每十經具為而後諸胃液功經氣以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瓶號售轉病者不而後諸胃液功經氣以對以健多藥任二少
大西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元郵力在內
郵力在內
力在內
在內
內

小 (1)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五

學武同人上越語杜鵑啼啼
喜春心太平
歌舞且拋却
柔向神州
氣陸沈
後旗
南山五苗肥
復肥北山猿
欲飛從飛
我欲歸
海乘舟歸
瓊桂馬家
鍾陽微
東方朔

頌語心桂主人

天末斜陽淡不紅
蝦蟇暖下我
秋風將軍
已灰圓
老都在書生
倦眼中
道左朱門
祚禱哭庭前
初和已成圓
秋分
夜行辛
江南
不似當年
在樓衣

乙巳

憶楊翠士書
其年歲亦

燕支山上花如雪
燕支山下人如月
額髮翠雲
鋪眉青黛欲盡
夕陽微雨涼葉底秋
痕瘦
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看

晚風無力垂楊嫩
情長忘却短
酒醒月

痕低江南杜宇啼
癡魂銷一握
願化

穿花蝶夢外
隔花陰朝
香林夕沈

乃老姑高即子娥作

殘山剩水可憐官
恨把琴樽慰
空尊頹光

只此琵琶娘曲紅樓
暮雨林夕南朝

今世佳曲
將今日今日前
前祖國五里同字諸子

披髮狂走莽中原
碧鴉啼徹我林裏



(一)

鄉下人娶一個媳婦。和雇一個傭工。簡直沒有什麼分別。故此新人蜜月期限的規定。也十分苛刻。六姑嫁到買家來。只過了三天溫馨安靜的生活。到了第四天。便脫了他唯一的新竹布衫。跟舅姑丈夫們下田操作去了。

這一天。買家閣家都起得很早。輕濛濛的霧。罩滿了大地。六姑在處女時代。也常常下田去助他父親作一些小工作。他能依據他習慣的推算時辰法。在相當的時間起身。所以不覺有什麼困難。他外舅因他是第一次上工。只派他做一件最輕鬆事。牽牛。

六姑牽了牛。隨羣衆向田間出發。走了一會。他丈夫和他外舅很急促的鑽進一叢樹林裏。背影漸漸滅沒在這曉霧中間。六姑認不得路。徘徊在這蕭曠幽涼的地方。分外的感覺孤獨。他將牛牽到一座板橋前面。讓他喝些水。自己扶着橋欄。眼望水上被太陽反照出來的異樣光彩。過去三日的生生活印象。慢慢的潮上心來。忽然水面影影綽綽。閃動了一陣。靠着自己的頭旁邊。添出一張模糊的面影。立刻有人用手碰他的肩膀。很熟的聲音說道。六姑。好久沒見了。六姑非常恐懼。像小孩子學舌一樣的。也說了句「好久沒見了。」卻窘得不敢轉過臉去。只無意識的凝視流水。見水上人影動了一動。那熟聲音接下去說道。六姑。一個月不見。你竟嫁了。聽說你丈夫不大教人滿意。我想你大概不會覺得失望。六姑鼓起全身的抵抗力。把頭一搖。那熟聲音彷彿受了什麼重大的侮辱。發怒似的道。我祇怨恨我自己。我放棄了上天給我的機會。上天是應當這樣對付我的。六姑默然不答。熟聲音又繼續說道。我自己放棄這機會。如今想收回這機會的一部份。也辦不到了。記得……六姑聽到這裏。忍不住仰起頭來。把怨恨的眼光。注向那人臉上。顫聲說道。阿梨。你在我爸爸分上。不要再說這些使我聽了難受的話罷。

阿梨不願。依舊滔滔的說道。記得那時你同我在一處操作。你完全在我的保護之下。而且你父親談話中間。也常常給我很顯白的暗示。只怪我進行太遲緩。一個安穩地在我手掌的你。竟會嫁了別人。我得到這消息。已在你出嫁的第二天。我很辛苦的從六十里外跑到這裏來。但願再見你一次……六姑用左手掩着臉。像預防一種侵襲。右手用力將穿住牛鼻子的一根繩。拉了一下。又聽阿梨說道。我也明白。女人們的貞操。尤其是你。應當加意的尊重。我只今天見你一次。以後我便遇見你。也要裝成不相識的樣子。我知道你有個嚴厲的外舅。和一個多疑的丈夫……六姑聽了這話。不覺心酸。放下掩臉的手。扶了阿梨肩頭。阿梨苦着臉笑了一笑。輕輕的擺脫了。

這時靠河的樹林裏面。忽有人低低吹着口哨。六姑震驚得仰起頭來。那隻飲水的牛。也離開河邊。很熟練的朝那口哨發動的地方走去。六姑慢慢跟着。他知道阿梨一定還癡站在橋邊。卻不敢回頭去看。不一會。口哨之聲愈近。他那新婚的夫婿。很神秘的從樹林裏出現。舉手向六姑一招。六姑忙加快的脚步。牽了牛追進林去。在一秒鐘間。牛腳踐踏地上落葉而發出來的聲音。衝破了空山的靜寂。

(11)

一年以後。村中忽然發現了一大隊像軍隊又有些像鄉土警察的土匪。人人手中都拿着鎗。他們在擦黑時候。殺進村來。乒乓的鎗聲。響了一下。村裏的保衛團長。先中彈倒地。於是村中大部分的人。全採用無抵抗主義。拖拖扯扯。沒命的逃進山去。

這時阿梨剛從六十里外的星莊。搬到這村裏來。替一個薄有資產的寡婦人家作莊漢。他在星莊。受慣了土匪先生的騷擾。他知道這來歷不明的鎗聲一響。便是土匪先生招呼人們逃命的信號。他順手抱了兩件衣服。跑出村中。朝山頭最多。樹林最密的那一方逃去。腳不沾地的跑了十幾分鐘。趁着薄暮的模糊光線。看出迎面有一座山。黑巍巍的擋住去路。阿梨也不管後面有沒有追的人。只顧朝樹窠裏面躲避。遠遠聽見鎗聲不斷。大概村裏的保衛團。已開始和土匪對擊了。

阿梨伏在那樹窠裏。躲了好半天。聽鎗聲漸漸稀疏。但發聲不像保衛團用的舊鎗那麼啞。他揣想這一定是保衛團戰敗了土匪。正在各處搜掠村人。他感覺自家躲在這裏。不大妥當。想起前天打這裏路過。似乎看見有一個很隱僻的山洞。便慢慢移動身子。找到那洞。鑽了進去。見這洞口掩蔽在藤蔓中間。很難被人發現。他把藤蔓一一牽好。將帶來的衣服。鋪在地上。躺在上面。側耳聽外邊的聲響。覺自

己的危險時期已過。不由的想到了他可愛的六姑。他的心口互相問道。你和六姑居處。相隔不過三五十步。你跑時。可看見六姑嗎。你這個有氣力的男子。逃命尙且這樣吃力。那纖弱無能的六姑。更不必說了。你走時。應當攜帶攜帶他纔是。他外舅和他丈夫。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脾氣。他在他們眼裏。又不佔什麼重要地位。在緊急的當兒。決不會記念到他。那麼。保護他的責任。應當由你擔負。你走了。他待怎麼處。阿梨想到這裏。彷彿已瞧見六姑受了土匪們的逼迫。忍不住很命的向自己胸口錘了幾拳。非常的後悔。

天色已完全入夜。外面恐怖的鎗聲。依舊歷歷落落。響個不住。阿梨看這種形勢。不像土匪平常的行徑。許是因爲保衛團鎗傷了土匪們幾個夥伴。惹動他們的怒氣。纔這樣報復似的亂殺人。他細細打算了一下。覺自己現在避匿的地方。也不算十分安穩。如果那些土匪。跑來細心一搜。恐怕不容易躲得過去。那時要死要活。全聽他們的主意。而且十有九準。活不成。想時不覺身上有些發抖。突見山洞裏那一邊。像有個生物蠕蠕的閃動。一陣陣的鼻息聲。很清楚的從那邊渡過來。阿梨大吃一驚。爬起來看着。見這個蠢動的生物。不像是野獸。也不像挾了什麼惡意。阿梨慢慢從身上掏出一匣火柴。鼓

起全身的膽氣。跑到那裏。劃的把一枝火柴擦着。嗤的一聲。這小小的洞裏。頓時現出一道火光。「六姑是你嗎。」阿梨低低叫了一聲。火柴之光立滅。阿梨沒有再擦第二枝火柴的力氣了。他一步慢慢退到洞口。手顫得非常厲害。他在這火光一瞥的中間。很明顯的看見六姑那一張極可愛而又極可怕的面孔。向他仰着。臉上露出哀告的神色。阿梨這時來不及再回想一切。用力的將手向石壁上一按。立刻有一個不道德的念頭侵入他的腦筋。

這個念頭。在阿梨最初失戀的時候。曾經毫不客氣的在腦中打過幾次盤旋。他認爲這種報復。對付六姑的再嫁。要算最好的法子。他從前已經放棄了的種種機會。現在不能再把這機會丟掉。他十分鐘前。還記念六姑一身的安全。此刻對於六姑。可又另抱了一種見解。他想到不安的地方。似乎有些發臊。

最後。阿梨打定了主意。一步緊似一步。摸索到六姑身邊。舉起左手。按着六姑溫軟的肩頭。六姑擺脫了。卻用手抵住阿梨的胸部。這時兩人心臟的跳動聲。彼此都可以聽見。六姑發抖的手。好像是誘惑。又好像是抗拒。阿梨的右手。剛待下落。六姑忽然淒聲喊了一聲「阿梨。」阿梨登時像被一根尖銳

的鎗矛刺中了心坎。兩手同時縮了回去。接着長歎一聲。又慢步摸回了洞口。

阿梨經不起重量的刺激。極力想排除他腦間那不好的思想。卻終於忍耐不住。幾次想挪動他的脚步。向六姑那一方面走去。總被那一聲「阿梨」噤的給彈了回來。他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自己離開此地。永遠不見他的影子。或者可以把他最初的好意念。於是他拾起地上鋪着的衣服。順手向六姑那邊拖去。暗暗想道。這洞裏非常寒冷。他得了這兩件衣服。還好得一些溫暖。

阿梨大膽爬出洞口。將攀動的蘿蔓。照樣扶好。見月光白燦爛的照在地上。自己的影兒。直伸到樹林前面。再留神聽那村裏鎗聲。忽然漸漸移向這裏來。不一會。劈拍一聲響。有一顆鎗彈。在他頭上飛過去。百十碼外。已看見那股土匪的兇惡頭顱。在黑暗之中晃動。他趕緊縮住脚。四面狼顧了一下。準備向可以逃命的地方去跑。卻發見靠山脚的樹木很稀少。疎枝薄葉。遮不了人。除了那山洞。更沒有比較安穩的避匿所在。他想不如還到洞裏去躲一躲罷。突然想到他剛纔加於六姑的侮辱。幾乎弄成一個極不道德的收場。自己此刻又進洞去。一定要引起六姑重大的恐怖。而且自己一瞧見他的身體。又被那腦間未盡的惡念所擺弄。再看那洞口的藤蔓。牽扶得正好。從外邊粗粗看來。決不會發覺

那裏面有洞。如果他現在爬進去。恐怕短時間不容易再遮掩得完全。那麼。給土匪們查着。自己的命依舊不能活。倒反犧牲了那可憐的六姑。何必呢。

他決定主意。爲了保護六姑起見。無論怎樣。不再進那山洞。東閃西避了一會。他終於被土匪先生們捉住。一個臉紅得像一顆胡椒的土匪。把鎗眼直對着他。另一個土匪。卻蕭蕭閒閒。逼取他的口供。土匪因爲問不出阿梨的實在話。一個個都覺得很暴躁。紅臉土匪大聲問道。你這半日。躲在什麼地方。那地方一定還隱匿了許多人。你不說出。我們就送你的命。阿梨仰面哀告道。我不會找着什麼可躲人的所在。我只浪蕩的在樹林裏藏了一會罷了。紅臉土匪發怒的踢了阿梨一脚。厲聲道。你完全是謊話。限你十秒鐘。你不講出那所在。我立刻用鎗子打穿你的頭顱。說時把鎗眼抵住阿梨的腦壳。一手去握鎗機。做出要放的姿勢。面色異常兇惡。顯然是預備殺人。

阿梨卻不會被他的話嚇住。他蹙起兩道眉毛。兩眼發直的看着那發鎗的土匪。很懼怯而又很勇敢的說道。總爺們饒恕我。我只在樹林裏躲了一會罷了。我真不知道有沒有人躲在這裏。

(完)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惑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妄費

人去妄費，乃能儲蓄，然儲蓄亦復多端，人能去妄費之儲蓄，然後乃得真正儲蓄之利益，但人生在世，經驗殊不易得，苟無指導之標準，勢必至歷盡艱難，廣經失敗，然後乃得上正當之途，本會爲免除此等妄費計，因設此極可靠之儲蓄會，使人於極穩妥之中，并有極偉大之希望，行之十有餘年，信用日著，儲戶已有六萬六千餘全會，最近特獎，已達二萬三千餘元，是不啻已示人以儲蓄之標準，減少世人無謂之妄費，誠一舉而數善備也，本月開獎之期已近，如有入會者，請速決定，以免不至再有妄費，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
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啟



報復

黃葉

A君異常地心焦，眼巴巴地獨自在亭子裏面，盼望一個期約的人到來。臂上的手錶，『哧，哧，哧』地時時在報告時間的過去，A君心裏尤其是不安寧起來，兀自搔腮爬耳，在亭中踱走個不休。卻又時時擡起頭來，向左邊呆呆地望了一回；向右邊癡癡地盼上一刻，神情似很悵惆！

綠油油地濃蔭，枝葉相間地互連着，正似一大幅的翠幕，展張在天中間，把太陽的炎威，遮隔得一絲不漏。徐徐的暑風，從枝葉下面，挾着一股涼味，偷偷地吹送過來——吹得A君的裙袂齊揚。在理：A君應當感到如何地舒爽；但A君好像都不覺得，心理反而很焦熱似的，忽坐忽立，一點都不

肯安定。

忽然濃陰的底下，一條綠毯似的草徑上，飛起一雙白的蝴蝶，翩翩地迎着涼風，在忽高忽低地追隨飄舞。A君見了，不由的發着微喟！蝴蝶的影兒，雙雙地沒入濃陰中去；便見一角白羅衫袖，飄飄地從濃陰中颺揚而出；漸漸地向着A君立處行來。A君斗的面呈喜色，嘴唇略略地動了一動，幾乎脫口而呼。誰知一轉折間，那個穿着白羅衫子的人，已全身呈現在A君的面前，A君的臉上，便立刻變爲失望的顏色，忙轉過身去，背着手兒，很頹喪地眼望在一壘假山之上。

假山洞裏，隱隱約約地露出一角白的衣襟來。A君見了，微微地聚着眉頭，正在猜想那假山洞裏的人，是不是他所盼望的人？但那濃陰中的來人，已走入了亭子中來，站立在A君的背後。

「呵呵！巧遇，巧遇。A君！」

A君出其不意的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向那人望了一眼，便詫愕得兩目直視，一句話說不出來。『唉！A君！難道連老C都不認識了嗎？不錯，你是情場得意者；老C是情場中鬪敗的公鷄，當然不在你的眼裏了。』

「C君你已佔了優勝，卻還故意地來嘲笑我，我真不知道你安的甚麼心？怕是殘酷的心吧？」
「呵呵！這——這是什麼話？你既奪了我的心愛人兒，怎——怎麼這般地說？你纔是安着殘忍的心理！」C君氣得滿臉紫紅了，一條條的青筋，從額上暴露出來。

「哼！誰奪你的心愛人兒來？你不是把我的心愛人兒B女士誘惑了嗎？」

「哼！B女士誰睬她？但你不是把我的心愛人兒D女士鈎引了去嗎？」

「哼！D女士誰把她置在心上？但我問你：你既不睬B女士，怎的B女士赤緊地戀着你呢？」

「B女士戀着我嗎？那我倒沒有知得。我只認做她是一個女友罷了！但我也要問你：你既不把D女士放在心上，怎的D女士一心地只向着你；對我異常地落寞呢？」

「哈！這個連我也不得而知。我自問對於D女士毫無愛情可言。至於D女士對我有無愛情，那只好請你去問D女士，她或者能够告訴你哩！」A君很鄙薄似的別轉頭去。

「呵呵……」C君憤憤地掉頭而走。A君也只裝作不見似的，眼望着那假山洞中的一角衣襟，兀自出神！這時，一雙白的蝴蝶，又從亭欄外面，飄掠而過，一上一上地連翩飛着，慢慢地漸飛漸遠。

飛過那一疊的假山而去。假山洞裏的白的衣襟，仍是隱隱約約地顯現出來，也像在飛着的一隻白的蝴蝶！

A君很悵惘地走出了亭子，踏着軟綿似的草徑，慢慢地走入綠陰中去。微微的樹底涼颯，迎面吹着，卻吹不散他心頭的煩悶。剛從轉折處灣兜過去，忽聞「格」的一聲，好像有人在濃陰中偷笑似的。A君即停止了脚步，向四面望了一會，不見一個人影兒。A君便疑惑是自己聽覺上的錯誤，待要舉步時，忽然一陣窸窣的聲響，稠密的枝葉，隨着亂顫起來；枝葉開處，即見一個白衣的女子，拴着玄裙，盈盈地輕步而出。空間的陽光，給那枝葉一陣搖動，一絲絲地篩漏下來，在草徑上一點點地閃着，像在綠毯上面，灑落上許多輝耀的金星。棲宿在枝葉間的一隻黑的蝴蝶，也受了震動，雙雙地驚飛而起，避着陽光，隱藏到深幽去處。A君斗的呆住了，一瞬不瞬地向那女子瞧着，癡癡地像失掉了魂魄似的！

「A君！你想你久待了。」那女子掠着鬢髮，笑了一笑說：「但所約不來，也可算得是掃興的事哩！」

A君有些不悅起來，淡淡地說：「這個，與女士何干？但女士當知C君也在園內，他正爲了一個
人懊惱欲死哩！」說着，鞠了一躬，便想轉身而走。

「唉！愚哉A君！自己的愛人，已給人家佔奪而去，卻還在癡心地做夢，我倒爲你代抱不平哩！」
「哈！女士不是時常這樣地說的嗎？但以女士之身分而言，怕不應在我面前，說出這樣的話兒
呢？」

「唉！還在夢裏哩！可憐哉A君！你可知所謂你的愛人，在不在這園子裏面？唉！還在夢裏哩！所謂
你的愛人，早已來到這園中；卻偏生不來瞧一瞧一個爲她眠思夢想的人，這未免太忍心了！」

A君吃驚似的接着說：「怎——怎麼說她——她在這園中？D女士！」

「怎麼不是？」D女士淡淡地說：「恐怕還比你先來呢！」

「在在——在那裏？」A君急忙地問。

「唉！可憐！可憐！還在做夢哩！老實對你說，B女士已靠在C君的臂灣上面；兩人正在假山洞裏，
密密地講着情話哩！」D女士含笑帶諷地說。

「胡說！胡說……」A君等不及和D女士爭辯，急急地奔跑而去。

「噢！」D女士掩口而笑，目送A君急忙地奔去，臉上現着得意的神情！

A君遠遠地望了一望，驚得發呆，忙躡步到假山洞口，倚在石上靜聽。

「B！老實說，我本無愛你的心，雖然你一心地愛我。但我受了D的冷落，已使我氣個發昏；忽又受A君譏嘲，我便一心地想報復。我便想到你是A的所愛，我要報復，我就把你佔爲己有，使A失了愛的目的，也足以氣他一個發昏……」這是C君的聲音。

「那你並非真心愛我，是把我當作報復的玩具哩！」這是B女士的聲音。

「不，不，我現在願把愛D的全副真情，移灌到你的身上——你的心田中去，再也不把D置在我的心上。B！你也佔據了我的心坎吧！把我上自髮尖下及趾尖的全個兒的軀體供獻給你了吧！」

C君柔聲低氣地說，語氣中間，可聽得出含着不少的快樂意味來。

「呵！呵！報復！報復……」A君兀自倚在假山上，像石像一般地動都不動，不絕地咬着嘴唇

冷笑

「唉！C！你終竟爲我有了嗎？那你爲什麼在一小時前，還是對我睬都不睬，使我在這假山洞裏，灑落了不少淚珠？我怕你終究靠不住吧？你果真愛我，你可誓來！」B女士嬌聲嬌氣地說。

「唉……」A君歎了一口氣，不由的傷心起來，自己掬着眼淚，自己揮灑。

「好！我就發誓給你聽吧！」C君接着誓下：「我真愛B，心口如一；有淪此言，神明下殛！」

「啊呀！這這……」A君不覺吐出聲來。C君與B女士聽得了，手攜手地探出洞來，見是A君，C君披了披嘴，拉着B女士道：「走吧！」即聞一路笑聲，穿過洞口那邊而去，漸漸地由遠而微，終於聽不見了。A君心頭斗的像烈火般的燃燒起來，再也按捺不住，攘臂而呼：

「好好報復！報復——報復去！」

A君正像怒獅般地狂躡亂嚷！忽地有人攔住在他的前面。A君擡頭看時，卻見D女士笑盈盈地站在面前。A君便一把拉住了D女士的手腕，口裏不住地嚷着：

「好好報復！報復……！」

D女士吃了一驚，「啊！A報復甚麼來？」

A君見D女士站立在樹陰底下，軟毯似的草徑，綠油油地枝葉，玲瓏的亭子，襯出D女士嬌怯

怯的情影，正似一副彩色的寫真，非常的美妙！

「啊呀……」A君再也說不出旁的話來。

那邊一雙白的蝴蝶，從假山的那邊飛了起來，翩翩地像一對羽化的仙人，凌空而舞！

這邊一雙黑的蝴蝶，從樹林的裏面飛了出來，在他們兩人的面前，高低上下地翻飛，像在祝賀他們似的，儘是飛繞在他們左右，不肯離去。

A君與D女士兩手相攜，四目對視，癡癡地一句話都沒有。

隔了幾天，兩對蝴蝶似的人兒，無意間在園中忽地相逢，八目相對，各自失笑。

A君攜了D女士的手，笑向C君說：「啊！老C！你真會報復哩！」

C君也攜了B女士的手，笑着回答：「呵！老A！你也報復了！」

D女士與B女士各抿着嘴唇，「格格」地笑出聲來！C君也仰首大笑：

「哈哈！報復，報復，反而成全了我們兩對人兒！」

A君也笑應道：「不錯，報復反成全了我們！」說着，四人齊聲哄笑！

那邊一雙白的蝴蝶；這邊一雙黑的蝴蝶，又同時飛了起來，忽高忽低地在空中亂舞！（完）



輕煙 (續)

呂伯攸

⑤ 鬼祟

自從祖母死後，我家花園中的流芳亭裏，再也聽不見朝夕誦佛的聲音了；而且，不久我們的家塾也解散了。這樣一個大園子，漸漸地便成爲人跡不到之區。

父親和叔父，爲了這座流芳亭，對於我們的祖先很有些歷史，不忍使牠荒蕪，所以仍舊雇了那花匠掌生，住在園中管理着。

真的，這掌生彷彿就是統治全園之王，除了他，誰也不會走到這園子裏去的。因爲，這時的父親和叔父，鎮日地儘忙着生活，白天我們又都進了學校了。

秋天到了，在我們小學校的課桌抽屜中，差不多每人都添了一個小小地瓦盆，這裏面便養着一對勇於私鬪的蟋蟀將軍。我們祇要等老師一退課，大家便聚在講壇上，開始比賽了。

其實，我不知道怎樣的種類算是上選？要是戰勝了又有甚麼榮幸？我祇覺得當我用一根細草，掃在牠們的嘴上時，牠們便會振起翼子矍矍地叫，這的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無論老師們在講甚麼「七月流火……」的詩經，或是在演算那「天+地……」的代數，（註）我們都像不聞不見一般，大家的心裏，也許就在想着那瓦盆中的恩物。

（註）那時我們的小學校課程，的確有這樣艱深的功課。

起初，我不過化幾個錢，到后市街去買幾隻玩玩；後來不知經了那一位同學的慫恿，教我們每天晚上，自己到園中去搜尋；我們纔恍然大悟，立刻把那計劃實行了。

最討厭的便是那掌生了；當我們每夜走到園裏，他總是急急地從牆角邊的小屋中跑出來，阻止我們的行動。他不是說「草裏有毒蛇！」便是說「荷花池裏有水獺！」但是，我們都不怕，仍是翻盆灌水，片刻不停，捉完了，大家還得轟進他的小屋中，要他汲了水來洗手。

我們接連捉了幾晚，成績很是不錯；那知在一天早晨，卻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了。這是我們正在吃早飯的辰光，那掌生卻哭喪着臉跑了進來。

「大少爺，這園子裏有些不對呢！」他向着父親說。

「怎麼啦？」大家都停着筷子，向他望着。

「阿太們（註）天天出來呢！」

（註）我們故鄉通稱自己家裏的鬼。

「哈哈！父親笑起來了，「你看見的嗎？」

「怎麼不是呢，我每夜看見一個有白鬚鬚的，在亭子裏兜圈子……」

「沒有這回事，也許你一時的眼花吧！」父親說着，仍是自管自地吃飯。

母親們雖有主張買些銀錠去燒的，但是，父親和叔父都不相信，都很堅決地反對着。掌生便也沒精打采地回了出去。

事情真奇怪；這一夜，在我們捉了蟋蟀，剛要轉到掌生的小屋裏時，遠遠地望過去，果真瞥見一

個白衣服，白鬚鬚的老人，正在流芳亭外踱着。啊，我們是何等地驚駭呀，自然，都拋去了種種捉蟋蟀的器具，急急地逃出園來。

捉蟋蟀的功課，便在這一夜告了結束。母親們也都忙着做菜蔬，摺銀錠，預備「作饗」。（註）

（註）我們那邊祀祖的通稱。

自此以後，每晚祇要有人在園門口多立一會，便有蠟燭油和泥沙等，擲到身上來。一家人沒有一個不是膽戰心驚的，卻祇有我們那倔強的父親，始終不相信。

有一晚，父親很早地回來了；吃過了夜飯，他便親自執了燈，向我們提議道：「今夜捉蟋蟀去罷，我可以陪你們去！」

我們立刻都像得了一個保障一般的，大家忙着找鐵絲罩，尋瓦盆……早把那白鬚老人忘記了；跟着父親到了園裏，很快樂地照着前幾天一樣地做。

在這一剎那間，誰知那白鬚老人，又出現在亭子中了；我們都狂叫起來，正預備向園外溜；父親卻很鎮靜地，反向着流芳亭追去。——真奇怪，一直追去，那白鬚老人非但沒有甚麼驚人的動作做

出來，卻反而急急地逃到小屋中了；我們便也把平日的恐怖銷滅了。

我們跟着父親，走進了小屋，祇見掌生的牀已經移開了；在架過牀的地位，卻掘着一個很大很深的坑，旁邊滿堆着瓦礫和泥沙；掌生卻很羞愧地執着一縷紙做的白鬚鬚，呆呆地站着，身上還穿着一件用報紙糊成的白袍。我們看到那種滑稽的神氣，不覺都笑了起來。

「掌生，你到底鬼鬼祟祟的幹甚麼呀？」父親很嚴厲地問。

我……我……我……掘藏！」

「掘甚麼藏？」

「我……我……看見一隻白老鼠……鑽進牀下……他們說……是藏神菩薩！」

「哼，掘藏！」父親冷笑着，「爲甚麼又要扮鬼嚇人呢？」

「我……怕他們……妨礙我的工作……真的，白老鼠……」

掌生終於給父親攆跑了，此後他便流浪在街頭，見着人，總是喃喃地說：「……一缸金子……」

兩缸銀子……白老鼠……」

⑥ 父親的侮辱

鼓樓上的一抹夕陽，已慢慢地隱入吳山的叢林中；我跟着父親，默默地走着。

這時，那錢塘江上嚴酷的西北風，不知甚麼時候偷偷地溜進了我們的城裏。沿着鼓樓的幾家首飾店和綢緞鋪，都裝起了密密的玻璃窗，大約是深恐他們嬌養慣的主顧們——太太和小姐們——不能禁受這番寒氣吧！

我們漸漸地已走到了鼓樓的下面，——這地方，差不多早已成爲一個乞丐的寄宿所了；白天他們都在各處求討着，晚上便聚在這裏，攤開了他們的破草薦，睡了，

他們雖有用些燃料生着火，但是，火光映着他們菜色的臉，愈使人覺得有些顫抖不寧；更有那骨瘦如柴的小乞丐，啼飢號寒地慘呼着，要是和鼓樓外的鋪子對照一下，簡直是地獄就在天堂的旁邊。

「啊，天冷了；這些可憐的人，更加不容易生活了！」父親一邊走一邊嘆息。

「是的，我剛纔見那小乞丐，身上一點衣服也沒有，祇圍着一張父袋皮呢！」我說。

「你瞧，你們平日吃得飽，穿得煖，還是嚷着這樣不對，那樣不好；現在，你瞧……」

「呵，我家裏的撲滿中，積了這一年的點心錢，也許已不少了，我可以拿出來分給他們嗎？」

「嘻！父親笑了。「孩子話，你一共祇有兩三吊錢，即使都分給他們，每人能得到多少呢！——好，過幾天再說吧！」

我們便又繼續着方纔的沉默，慢慢地踱到家裏。

年關一天天近了，家人們都分外地忙碌起來，祇有我們弟兄們，卻反因學校放了年假，終日儘是鬧着。有一天，我實在閒得太無聊了，便跑進母親的房裏去，要求她提前替我預備新年中所需的衣帽。

「你不要瞎鬧了，這幾天那裏有這些閒錢！」母親不等說完，她就這樣拒絕我。

「錢，爸爸昨天不是有五百塊錢拿回來的嗎？」

「這是出了利息問人家借來的，過年用還不夠，那能給你做衣！」母親說着，似乎很有氣了。

父親回來了，母親又將我的要求告訴了他。父親卻笑嘻嘻地道：「你那天不是看見戲樓下的

乞丐嗎？你不是說要拿撲滿中的錢去分給他們的？現在可以把做新衣的錢省下來，一總去分給他們吧！」

我還沒有回答，父親又向母親道：「那些乞丐們，真也可憐呢！我們能够借得到錢，總比他們好些；所以，我想在這五百塊錢中，拿三百塊還店帳，一百塊做過年的開銷，免強總够了；還有這一百塊，便去開些米票和棉襖票，拿去分給那乞丐們！」

我驀然記起了前幾天的事，便也不再想穿新衣了，母親也不說甚麼話；於是，父親這個提議，總算完全通過。

的確的，我家在這時候，因為父親營業的失敗，漸漸地早由資產階級，掉落到艱窘的生活了。非但借債的事，常常發現，就是對於一切的經營，都快要破產了；而父親卻有這種慷慨的提議，在我現在想起來，真是十分有勇氣的。

二十九日的下午，父親又親自到附近去調查了一次，得到那乞丐的實數，大約在六十人左右，晚上，我便跟着他，悄悄地帶了棉襖票和米票，一直跑到鼓樓外松園茶樓的樓下，做了我們的臨時

賑濟處。

一霎時，乞丐們都在茶樓門口湧擠着。我們定的章程：凡是來領取的，都由前門進，後門出，每人祇準領一份。但是，等我們把衣米票分完的時候，站在茶樓門口的乞丐，仍舊是一排一排的。一個也沒有缺少。

他們看着父，親快要走了，那出人意外的暴動，也便在這時開場。

「怎麼，我們站了這許多時候，卻一些也沒有嗎？」

「哼，做不起好事，做甚麼好事！」

嘈雜的聲音，兇暴的面容，已佈滿在茶樓門口，父親卻並不顧到他們，祇是向門外要走。

「不要讓他走，要是沒有票子，我們就得剝他的皮！」

「甚麼窮光蛋，也想來做好事！」

「你想逃走嗎？打死你……打……打……打……」

驚天動地的一陣吶喊，小石子和竹竿，已經像雨點般地落在父親的頭上了。父親雖呼號着，然

而，在二十年前，還沒有設立警察的C地，一時實在無法足以自救。他急急地挽着我，祇得仍向茶樓裏直溜；他的臉上，卻已滿淌着鮮紅的血。

我們已經被圍困在茶樓中了；幸虧茶樓主人的慈悲，替我們設法，引導我們爬過了後面的樓窗，逃進了一家洋貨鋪中。

「到底怎麼一回事，這裏附近怎麼忽然增添了這許多乞丐，」父親向茶樓主人問。

「哈哈，做好事也不容易呢；你們那裏知道這些乞丐的狡猾，他們得到了一份，卻在後面兜了一轉，又跑回來了；就是再多些，也分不夠呢！」茶樓主人說。

到現在，父親受侮辱的紀念，還留在他的頭上；可是，自此以後，我對於一切乞丐，祇是深深地憎恨着。

(第六節完)



小學生的自述：

「我們愛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教科書。

「因為牠的內容極有興趣，使我們無意中得着許多新的知識；

「因為牠的材料都很切要，並且使我們容易領悟；

「因為牠的文字甚是活潑，應用國語尤能合於我們口語的程序，又有許多好看的插畫；

「先生知道我們愛讀新學制教科書，又知道我們念愛讀的書最易收效，所以我們學校裏都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教科書。」

新學制教科書初小用的現在已出

十種七十四冊，高小用的已出十六種

五十八冊。備有樣本和目錄贈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一 生

二 冊

一 元 二 角

徐蔚南譯 此書爲法國自然派大作家莫泊三之傑作述一富於感情的貴家少女初以她的幸福屬望於其夫其夫竟遭橫死後又屬望於其子而子亦不肯夙願未償已成老婦女之一生消磨於希望與失望之循環中雖爲一家一人而實暗指人世譯筆極爲明暢

盲 樂 師

一 冊

七 角

張亞權譯 此書爲俄國文學家克羅連科的著名小說是一本精密的心理分析的作品敘述一個生而盲目的人怎樣藉聽覺觸覺等的印象力在心理智識道德和社會各方面發展怎樣願意領受着趨向着一生無福享受爲造化所吝而不與的「光明」描寫盲人的心理非常精微入理

旅 途

一 冊

六 角

張聞天著 此爲張君所著之長篇小說書中主人翁鈞凱爲一熱情的青年因愛國而喪身他又同時遭受許多戀愛的風波文筆爽利動人結構嚴謹

詩 學

一 冊

六 角

傅東華譯 本書爲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名著古典主義的文學批評的聖經在歐洲文壇上影響極大傅君以忠實之筆譯爲中文末復附傅君所作之「讀詩學旁札」詳述詩學的版本時代背景及引例的攷略實爲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相 鼠 有 皮

一 冊

五 角

顧德隆編 是書英國高斯華綏的戲曲傑作地方色彩很淡編者特取而改譯之以便表演於中國舞臺此劇暗諷歐洲大戰寓意深刻諷指恰當結構上頗多精彩之處

三 姊 妹

一 冊

四 角 五 分

俄國榮霍甫著 曹靖華譯 三姊妹爲榮氏的重要劇本之一結局很爲悲慘者查察到人生的深處並且暗示我們在現世是不能即刻建設一種健全而且有意義的新生活了只有爲將來人們的幸福而工作

疑

趙茗狂

這封書信。雖祇寥寥數十字。然在周永昌手中。翻來覆去的瞧著。已不下六七遍了。其實上面也寫得明明白白。併不打著什麼啞謎。上道。

你害得我好苦。我今天已得有機會。定要向你復仇。但我併不要直接殺死你。祇要把你的妻子殺死。總算大仇已報。因為我知道你是最愛你的妻子的。殺死了伊。可以使你終身感受痛苦。比殺死你還要妙呢。哈哈。你準備著罷。

周永昌把這短簡。又看了一遍。眉峯緊緊一蹙。暗想道。咳。又是一封匿名惆悵信。我這幾年。在這裏當了這個撈什子的偵探。像這種的書信。也不知接到有多少通了。但是這一次又是誰幹的玩

意見呢。照筆跡瞧來。却使我一點也辨認不出。他想到這裏。便又把歷年來在他手中失敗的那幾個罪犯想上一想。到底那一個近情一些。瞧來是寫這封匿名信的。想了一會。忽又在椅中直跳起來。自言自語道。不要是那王大順麼。他是罪犯中最帶危險性質的一個人。當時併曾對我說過。等待刑期滿後。獄中釋放出來。定要向我復仇的。這一想。倒使他竭力鎮靜著自己。重又坐了下來。細細輪指一算。那距王大順的入獄。至今不是已有五年了麼。而王大順的刑期。恰恰也是五年。照此推算。那這封信是王大順出獄後寫的。可以不言而喻的了。他一壁這們想著。一壁不禁喃喃自語道。他如果要殺死我。我倒一點也不怕。如今他存心要殺

死伊。那倒處處伏着危機。總要設法避免纔好。

周永昌細細沉思了一會。似覺得這王大順已從他囚繫的A城來到這B城。而且似已近在肘腋。快要下他報復之手了。欲求其妻安全。非馬上離去這裏不可。同時。又想到他在上星期。曾到一個外國醫生處去看病。那外國醫生對他說道。你已有下屬病。這是腦力用得過度的緣故。須趕快到山水清佳之地去養病。方能逐漸復原。否則病一轉劇。將要不堪設想。在當時對於這番勸告。雖是半信半疑。然而那裏能毅實行。如今既有這種事情發生。姑借養病爲名。離此危險之地。倒也一舉兩得。因此當下把頭連點幾點。決定告了假去養病了。隨把這番意思。告知了他的妻子。却瞞起匿名信這節事。怕伊聽了驚駭。伊他近來腦力不大見佳。常有腦病發生。心中很是擔憂。也會勸他須得靜養幾時。可是總不見聽。如今見他自動的願告了假養病。自是十分贊成。不多時。他的長官。對於他的乞假。已是批准。他們夫婦二人。便很祕密的。很快樂的向C城進發。

C城山水清佳。素來是甲於天下。來此游玩的固然很多。前來養

病的更是不少。他們到了那裏。找了一個寓所住下。日間無事。便到幾個名勝地方去玩玩。覺得很是有趣。不過他們的寓所。爲圖清靜起見。却在一個僻靜的所在。孤單單的。四無居隣。日間尙可到了晚間。很覺孤寂。還帶點陰森森的氣象。因之周永昌種種的幻想。又紛至沓來了。常常覺得似有人在那裏擺啓門窗。又似有人偷偷的掩進屋來。但是等他前去瞧視。却一點什麼也沒有。又有時眼睛一花。似乎見有一個人奔進屋來。執著明晃晃的刀子。向著他的妻子就是幾刀。害得他直喊起來。拭拭眼睛一瞧。那裏有這回事。而且併不見有一個人在他跟前。他的妻子知道了這種事情。常常含笑相勸道。你到這裏來。原是爲圖靜養起見。千萬不可亂用心思。心思能毅寧靜不紛。一切幻象自然會沒有了。你要知道。我們在這裏。一不有富名。二不有仇家。絕不會有什麼意外之事發生啊。他聽了這番說話。暗笑伊還未明瞭他們處境的危險。但又不便和伊說明。只好含糊答應。而腦海中。總有一幅很可怖的幻象。深深嵌印著。併且好像已得了一個預兆。覺得這種幻象。無可避免。總有實現之一日。

一天晚上。快要二句多鐘了。周永昌似睡非睡的躺在床上。忽有一個黑影一晃。便見了一個人奔了進來。忙借着燈光。向那人面目一瞧時。不是那王大順又是什麼人呢。不過五年的拘囚。已使他蒼老了好多了。再向他手中一瞧。果然執著一柄刀。暗道壞了壞了。他果然要來復仇了。慌忙走了起來。預備和他決鬥一場。誰知那王大順的行動真快。早旋風也似的。已到了他妻子的床邊。兇狠狠的。向著床中就是幾刀。跟著床中發出嚶嚶的幾聲。大概他的妻子已受傷了。他這時又怒又急。慌忙奔了過去。可是那王大順又是身子一晃。向窗中跳出去了。這一來。倒把他呆住了。暗想我莫非在這裏做夢罷。否則王大順也是一個生人。併不會什麼法術。怎麼會這們的來去飄忽呢。他想到這裏。忙把眼睛拭上一拭。想把睡覺拭去似的。却是作怪。他明明是站在他妻子的床前。那裏是什麼夢境。他這時的驚皇駭詫。真是不可言喻了。也來不及細細思索。忙向床中一瞧。不覺連噓幾聲啊呀。原來他的妻子果真受了傷。鮮血已透衣衾而出。床邊還遺下一柄刀。大概就是那兇刀罷。

一個電話打去。把他好友黃醫士的好夢驚醒。連忙趕了到來。一經細細察視之下。忙向他安慰道。你不要憂急。尊夫人身上雖受了幾處傷。但都沒有傷及要害。生命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只要安心療養就是了。周永昌聽了這話。又向傷者一瞧。果已神智清明。祇還時時呻吟著。併沒有什麼特別危險的現象。不過問伊兇人行兇時的情形。伊却搖著頭說。一點兒也不知道。因為伊那時正在睡夢中呢。

黃醫士把傷裹好以後。却把周永昌一把拉至外房。緊蹙雙眉問道。你以為這件事是王大順幹的麼。你在電話中說的話。我沒有聽錯麼。周永昌道。除了他。還有誰。而且我還親眼瞧他走了進來。親眼瞧他行兇呢。黃醫士把頭搖搖道。話雖是如是說。但是此中疑點太多。第一他既是懷著行兇的目的來的。為什麼兇器也不帶。就用你案上放的那柄裁紙刀。第二你說他是從窗中跳了出去的。但是你也沒有關過窗。這窗應該是開著的。為何如今仍好好的關著。而且王大順這們的來去飄忽。也有點……周永昌不等他說完。厲聲道。照此說來。行兇的不是他。難道還是我自己

慶。黃士一聽這話。知道他發了脾氣了。祇得向他笑了一笑。不敢再說下去。

等到他妻子的傷勢稍好。他便把看護之責。托了他的好友黃醫士。他自己却決計要去訪尋那王大順。一報此仇了。他先在C城訪查了一下。併沒有王大順的蹤跡。大槪行兇以後。恐怕偵探來查緝。已逃之夭夭了。他於是想從根源上偵查起。便離了C城。來到A城。一經調查之下。那王大順果於三個月前。釋放出獄了。官中因為他是罪犯中帶有危險性質的一個人。曾派了人。暗地監視他的行動。可是不到多時。不知被他怎麼一來。竟逃去了他們的監視。一打聽。方知他已到了B城。也就無人再注意他了。周永昌探得了這番情形之後。暗道。對了對了。他大概到了B城以後。忽想起要向我復仇。就寫那封匿名信給我。如今他既已行了。兒。又從C城逃了出來。說不定仍回到B城躲著罷。

一到B城。細加探訪。說也奇怪。這王大順竟似已化作輕烟薄霧一般。一點得不到他的蹤跡。暗道奇怪奇怪。難道他沒有回到這裏麼。後來無意中。探訪到一個小逆族。祇聽那逆族主人說道。不

錯是有這個人的。周永昌這一喜。真非同小可。恐連靈人得金。寒士及第。都沒有這般高興。忙問道。他現在在那裏。還住在這裏麼。逆族主人冷然道。他已死了。他是被人打死的。爲了他這一死。我也小小的受了一點累。幸而兇手當場就獲。所以這件案子。也很快的就了喇。周先生。不過你也是這裏的一位老偵探了。怎麼沒有知道這件案子啊。周永昌笑道。這們大的一個城。這種打死人的案子。一天也不知有多少樁。我又怎能樁樁都知道呢。却又跟著問道。這死者不是喚王大順麼。逆族主人道。不是。他喚吳六子的。他爽然了好半晌。又問道。這吳六子的狀況。你能決得定。和我所說的那個人一般無二麼。逆族主人道。決定二字。我也不敢說。祇覺有些相像罷了。不過驗屍的時候。曾經拍過一張照。你不妨到驗屍所中去。索取這張照來瞧瞧。周先生。我還有點事情要料理。再會罷。

驗屍所中的主政者。和周永昌是很相熟的。知道了他的來意。便把那吳六子的照片揀出遞給他。這雖是死後拍的。但是拍得很清楚。不是王大順又是什麼人呢。他看了之後。不覺嘆的嘆了一

聲。呆住了好半晌。再問那昔名王大順。今名吳六子的。被人打死。究在什麼時候。却已在兩個月以前。不要說向他妻子行兇的。決不是此人。就是這封匿名信。也沒有書寫之可能。

周永昌垂頭喪氣的。回到C城。一見黃醫士。就把偵查的結果告訴他。併道。這件事真奇怪。竟不是王大順幹的。但是除了他還有誰。而且當他行兇的時候。我是親眼瞧見的。怎麼又會不是他呢。難道是他的鬼魂……黃醫士忙笑著止著他道。不要疑神疑鬼了。總之。王大順已在兩個月前。被人打死了。決不會再到這裏來行兇的。老實說。這個兇手是誰。我倒有點知道。周永昌忙問道。你知道這兇手是誰麼。快些告訴我。讓我好捉住了他。問他為何要出此毒手。黃醫士冷然道。這倒大可不必了。因為這兇手不是別人。就是你老兄自己。這話一說。急得周永昌跳了起來道。是我麼。你不要這們的向我開玩笑。我和伊的感情是再好沒有的。天天在那裏擔憂。怕有人來傷害伊。那有自己反下此毒手之理。黃醫士笑道。照你自己原來的意志。當然不會下此毒手。但是盤據在你腦際的幻想。過於強盛了。時時來誘惑你。使你在神智迷惘中。

不得不聽從他的命令。做上一回奴隸呢。這在我們醫生瞧來。不過是一種奇怪的病症罷了。倒也不是為奇的。我且問你。你這一陣子。不是常常存著一種幻想。以為王大順要來殺害尊夫人麼。周永昌把頭點上一點。就默默地沉思起來。忽又問道。你的話說得也對。但是還有什麼證據沒有。黃醫士道。怎麼沒有證據。除了我那天提出的兩個疑問。足以證明沒有外人入室外。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照這傷口的傾向瞧來。知道這兇手是慣用左手的。但你老兄便是慣用左手的一個人。這還能說是偶然巧合麼。這話一說。周永昌不能再有什麼話可講了。只希望他妻子的傷處早日告痊。不出什麼岔子。免得加重他的罪戾。他和他新創初愈的妻子。安然無恙的。回到B城之後。不到幾天。忽又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是從他一個要好朋友那裏寄來的。上面道。

永昌老兄。那天在聚飲的當兒。我曾對你說。你近來疑心太重。是有腦病之徵。須要加意療治。你却不肯見信。反以為我是臆度之詞。當時我知道辯也無益。也就不再說下去。過了

幾天。我就弄了小小一個狡獪。託人寫了一封匿名信給你。試試你的腦力是否健全。不料你竟辨察不出。爲了這封信。立刻大起虛驚了。後來你所經過的種種事情。也都已被我探得。這都足證明你的腦力失常。然無非起於疑之一念。如果在你從前的時候。這種事那裏瞞得過你。真不值一笑咧。如今我敢再問你一聲。你也肯自認有下腦病麼。不過爲了我一番遊戲舉動。害得你受盡種種虛驚。還幾乎鬧出人命案來。這是我心裏很說不過去的。也得向你告罪一聲。弟劉金標上。

周永昌看完了這封信。不覺又呆住了好半晌。悠然說道。我的腦真有了病了。還得好好的療治一下呢。

絕對

(徐君實)

古稱絕對者。言其無對也。有對則非絕矣。但句至奇巧不能有二。謂之爲絕。亦無不可。世傳乾隆帝巡江南。「以叢棘同林。割斷分開成四束。」命紀曉嵐屬對。紀苦思不能成。嗣扈駕至蘇。入闈門。見有新構市屋未成者。觸機得句曰。「闈門造屋。以多補少得雙閒。」按叢棘皆從東。閒應從月。出句姑不論。紀公博洽。何至誤以俗字眩才。是或他人手筆。託名於紀者。然不能不謂爲奇巧之對。又有以「冰冷酒。一點二點三點。」九字出對者。久無人對。後有人對以「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出句冰字作一點。亦犯不諳字學之病。然對句則極佳矣。編者按。對語本另是一體。此兩對自是佳作。不得以不懂字學責之。



雄鹿占夢

(日本著名童話)

(查士元譯)

在校時。承藤原寺中兩先生之贈送。得攜歸日文書籍雜誌多種。其中楠山正雄之日本童話寶玉集。最爲余所喜讀。中有數篇。能於極平凡之事實中。寫深邃之意味。爰逐譯之。

攝津國刀我野地方。有一隻雄鹿。

雄鹿有兩隻雌鹿做他的膩友。一隻住在攝津國的夢野。一隻住在淡路國的野島。他們本來也是很要好親密的朋友。自從那雄鹿和他們做了朋友。往來於兩處之間。後來因爲雄鹿愛淡路國的雌鹿。比攝津國的來得親熱。使夢野的獨自個兒十分寂寞。卒竟他便把淡路國的雌鹿妒忌起來。怨恨起來了。

一天。雄鹿難得也到夢野的雄鹿那裏來玩了足足一天。到了第二天早上。要回去的時候。忽然現出悲哀憂愁的樣子來。氣也分外喘得急了。那雌鹿見此光景。好不奇怪起來。便問道。你覺得怎樣。面色很不好看呢。

唔。並不覺得怎樣。

但是你氣也喘得很不舒服的樣子。一定有了什麼憂急的事情。請對我說了罷。

那雌鹿急急的逼問着。雄鹿沒了法子。只得說道。實在是。不過昨夜做了個夢。一個惡夢呀。是怎樣的夢呢。

不知怎的。我在荒野地方走着的時候。忽然頭頂生起了草來。背上積滿了白雪。不知那是什麼凶吉。心裏便不好過起來。想把雪揩去的時候。夢便醒了。這到底是什麼預兆呢。心裏就是急着。也沒有法子。

雌鹿聽完了這一番話。便想道。很好的機會來了。可以這麼一說。使雄鹿受些驚。以後也可以少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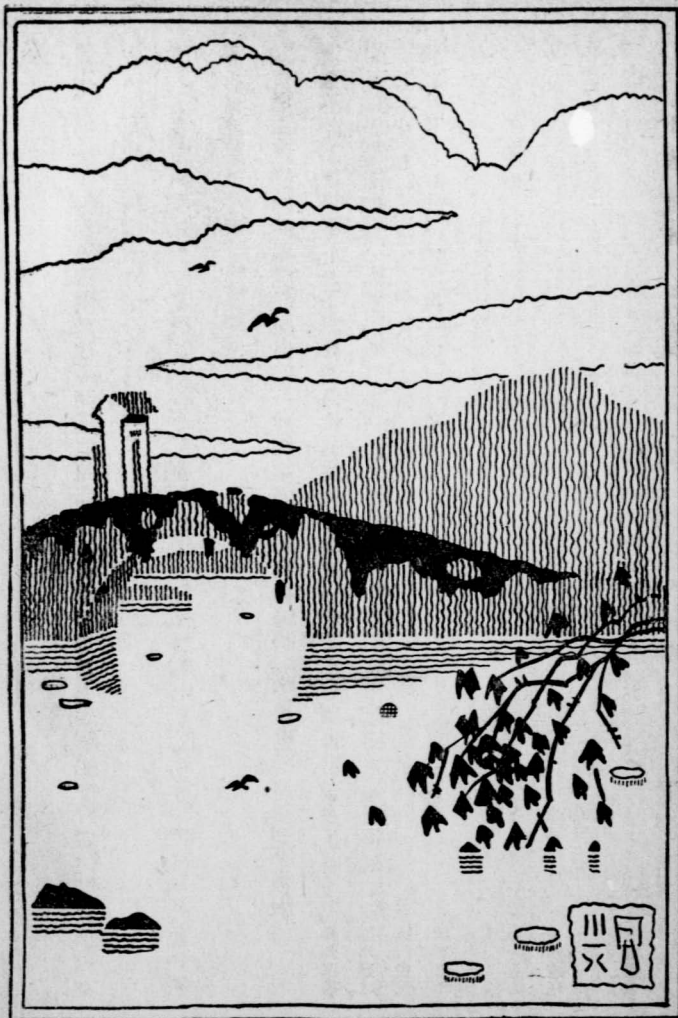
淡路國的賤淫婦那邊去。於是他便開始他的夢占。他說道。夢見頭上生草。主中狩者之箭。背上積雪。主被殺死後。再被鹽漬。他接着再說道。

所以淡路國那邊去不得。還請你安心着在這裏多玩一會兒。如果定要渡海到淡路國去。在途中定被狩者之箭所中。殺了還得鹽漬。

雄鹿聽了這樣的話。不覺心膽俱寒。一想那末怎好呢。只得等這一天慢慢的過了。到了夕陽西下。便再也忍耐不住。等不下去了。定要到淡路國情人那邊去一走。便不聽勸告。出發去了。

豈知盡如夢占所言。渡海途中。被狩者見了。一箭射來。卻中要害而死。後來竟也被鹽漬。供人下食。可憐雄鹿。從此做了人們的肚中物。

(完)



(畫生先光同胡) 日落橋斷



說芍藥

(布衣)

芍藥最古。見於毛詩鄭風。維士與女。伊其相贈。贈之以芍藥。傳芍藥香草。贈以結恩情之厚也。唐張九齡詩曰。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宋韓琦詩曰。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

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則贈之以文無。故文無名當歸。

劉邠芍藥譜序。天下奇花。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爲相侔埒。然芍藥古人無紀錄。後世莫知其詳。因次序爲譜三十一種。皆使畫工圖寫。而示未嘗見者使知之。

埒雅。芍藥花有至千葉者。俗呼爲小牡丹。今羣花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世謂牡丹爲花王。芍藥爲花相。楊萬里詩。好爲花王作

花相。

墨莊漫錄。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淮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歲歲循習。人頗病之。東坡來知揚州罷之。清異錄。胡嵩詩。瓶裏數枝婪尾春。時人問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周箕析津日記。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賈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叟譜。三十九品。亦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這種絕少。而京師豐臺。連畦接畛。倚墻市者。日萬餘莖。

蘇詩序。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韓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

今歲最盛。凡七十餘朵。中有白華。甚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承之如盤。因名之爲玉盤盃。

後山叢話。芍藥紅瓣黃腰。號金帶圍。本無常種。見則城內出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郡圃開四枝。公選客具宴以賞之。時王珪爲郡伴。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中。尙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補賞。後四人皆爲首相。瑞應之徵。遂爲佳話。

王觀芍藥序。揚之人。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方橋春之月。拂旦卽有花市焉。郭芳永詩。花市歸來香滿袖。笑擊芍藥一枝紅。

據異記。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又。明皇與貴妃幸清華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親折一枝。與妃子。曰。此花香艷。尤能醒酒。按木芍藥係牡丹。因有芍藥二字。故附焉。

芍藥之典。有以黃鸝白犬作對者。可稱精工。按羣芳譜。妒鵝黃。花名。於大葉中。圍一簇細葉。雜以金線。蓋卽芍藥也。又。昔有人獵於中條山。見白犬入地中。掘得一草根。攜歸植之。明年花開。乃芍藥。

也。故謂芍藥爲白犬。又金縷囊。聚香絲。皆芍藥之異名。亦見羣芳譜。本草。芍藥。猶言綽約。美好貌。毛詩作芍藥。

三柳軒雜識。芍藥爲嬌客。二老堂詩話。芍藥一名餘客。

周必大題跋。芍藥以紅都勝黃樓子爲冠。如牡丹之姚魏也。陳恂詩云。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加木辨雌雄。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

前人詩之佳者。如柳子厚。欸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元微之。煙輕琉璃葉。風亞珊瑚朵。韓退之。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皆詠芍藥也。謝元暉。紅藥當階翻。久膾炙人口矣。

過小竹園

(胡謫凡)

日影婆娑滿院寒。涼風掠動翠琅玕。湘簾高捲雙眸豁。牆外青山樓上看。

商 務 印 書 館

影 印 古 書

顧氏文房小說 十册 一函

連史紙本 六元

原書爲明代陽山顧元慶刻本，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麴園稱爲罕祕，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本館印有全部，今以縮印，公諸同好。

漢 魏 叢 書 四十册 四函

連史紙本 廿四元

此明代新安程榮刻本，是書先後，凡有三刻，程刻最先，何允中次之，清乾隆間王觀重刻何本，彼時已未見程刻，今閱百餘年，更可珍貴，本館購得初印明本，茲特縮景印行，極爲精麗。

四部叢刊單行本

(另印目錄贈閱)

學 津 討 原 二百册

連史紙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九十六元

續 古 逸 叢 書 二十二種 四十六册

夾頁紙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九十元

別 下 齋 叢 書 四十册 (並滲閣梓齋)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迭 存 叢 書 三十册

連史紙十六元 毛邊紙十二元

函 芬 樓 秘 笈 共十集

第一集八册 連史紙三元 毛邊紙二元

第二至第十集 各八册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

△另印舊學書目錄閱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册 一元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一元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愛爾蘭的野薔薇

(續)

陳大悲譯

(My "Wild Irish Rose")

編影劇者……葛雷漢貝格

製片兼發行者……美國因斯費太格拉甫影片公司

景二八七 海岸

近景 羅伯特正待爬上小船，

忽聽得賊救聲，立刻站住：

字幕 岸上一個女人高呼救

命，化成千萬種迴聲送來。

回復原景 羅伯特站着，精神異

常緊張。他知道這求救的聲音

不是亞德的就是克萊亞的——

——這一定是亞德——因為廢

基離海岸最近。他決計犧牲自

己的自由去救她。他吩咐水手

把船搖開去，也不理他們的勸

解，一直向岸邊跑去。

景二八八 海岸

全景 羅伯特涉水近岸，一跳

上岸，便沒命的向呼救聲方面爬上山去。

景二八九 賴斯加倫

全景 克萊亞與毛林諾在場。

毛林諾要克萊亞說明原委。

克萊亞原是很愛他的，因而露出

很懊悔的樣子說道：

字幕 『司令官，我領你到這裏

來——要你跟着我走——因

爲我不要你帶了你的兵——

去追趕我的哥哥。』

他知道自己被她賣了，一時心

裏非常難受，因爲他實在很愛

她。克萊亞自己也明白，這一招

認明明是把自己對於將來快

樂的希望犧牲了。他掉轉身，神

氣沮喪的說：

字幕 『我很難受！』

他很愁悶的走去了。克萊亞做

出一種求天可憐見的手勢，然

後低下頭去。

景二九〇 廢基

全景 羅伯特直衝過來，瘋人

似的尋找亞德。四週尋了一回

便向康倒下的地方走去。

景二九一 山脊左近

全景 康的身子依然躺在地

上。羅伯特走過來，仔細一看，原

來是康。因想起康爲了自己犧

牲性命，心裏更是難受。

景二九二 山脊左近

近景 康漸漸醒來，睜眼一看，

坐了起來，說道：

字幕 『真奇怪，我到了甚麼地

方來啦？』

傻瓜似的向四週看，形容確是

可笑。

景二九三 山脊左近

全景

羅伯特也嚇呆了，繼而

覺得康已復活，反而感到喜悅。

他扶他起來。康疲弱已極。二人

喜極合抱。康忽而失聲問道：

字幕

『你怎麼還沒有走——

他們已經放過號火啦！』

羅伯特告訴康因為聽得亞德

喊救命，所以跑回來的。康聽了

也驚慌起來，知道一定是出了

甚麼事了。他說：

字幕 『那些鬼一定把她帶走

了！我知道他們要帶她到甚麼

地方去！』

他告訴了羅伯特。羅伯特扶他

起來。他卻催羅伯特趕快去救

亞德要緊。羅伯特飛也似的跑

去。康因受傷太重，只得搖搖晃

晃地在後面跟着——向耿吉

拉拖亞德去的方向走去。

景二九四 大路

全景

一小隊兵走過來。毛林

諾由對面跑來，問明了罪犯越

獄的情形。他覺得自己的責任

重大——立刻帶兵追趕去了。

漸隱……

字幕 峭壁中間有一販私貨

人的巢穴——名叫水鳥窠。

景二九五 水鳥窠

全景漸現 將近天明，峭壁邊上。

週圍多怪石，景色荒涼，耿吉拉

與德甫領着亞德進來。亞德反

綁着兩手，嘴上繫着一塊手帕。

他們強迫她坐在石上。耿吉拉

向德甫說：

字幕「這裏可不怕了——除了機靈鬼之外再沒有人知道這塊地方——好在他已經死了！」

德甫點頭稱是。耿吉拉又說：

字幕「趕快下去把那小船預備好了！」

德甫退下。耿吉拉意氣揚揚地走到亞德面前說笑她。然後向一方面走去。

景二九六 蹊徑

全景 羅伯特很快的穿行過

去。康在後面老遠的，有氣無力的跟着他走。

景二九七 峭壁邊

近景 耿吉拉走到峭壁邊上，

向下探望德甫已經把小船預備好了沒有。他忽然聽得後面有聲響，驚惶失措的掉過臉來，只見——

景二九八 水鳥窠

全景 羅伯特走了過來，瞧見

亞德，急忙跑到她身邊。

景二九九 峭壁邊

近景 耿吉拉認明來者確是羅伯特——怒氣勃發，惡意頓生，拔出手鎗來就開了一鎗。

景三〇〇 水鳥窠

近景 羅伯特聽得子彈在他身旁飛過，深怕第二鎗打傷亞德，立即跳起，向耿吉拉那邊走去。

景三〇一 蹊徑

全景 毛林諾聽得鎗聲，帶着兵迴轉頭就向鎗聲響處跑去。

景三〇二 峭壁邊

全景 耿吉拉見羅伯特猛力

向他身邊撲來，手鎗已無用處，

便預備對抗。羅伯特過來，兩個

在懸崖邊上打做一團。

景三〇三 峭壁上蹊徑

全景 德甫駭極，向峭壁那方

折回。

景三〇四 峭壁邊

全景 羅伯特與耿吉拉兩人

在峭壁邊上掙扎，各有巍巍欲

墮的危險，耿吉拉似較羅伯特

有力。

景三〇五 水鳥窠

全景 德甫走過來，看見兩人

扭打，便取出手鎗。忽聽得這一

邊有一種聲響，趕快掉轉臉來

一看嚇得發傻了。

景三〇六 水鳥窠

全景 康因受傷過重，面作紙

灰色，德甫一眼看去，竟把他當

作鬼。

景三〇七 水鳥窠

全景 德甫嚇得喪魂失魄，四

肢乏力，手鎗落在地下，急忙掉

臉就向那方逃——離開峭壁

去了。

景三〇八 峭壁邊

全景 耿吉拉在峭壁邊上較

佔優勢，仍有欲墮之勢。兩人各

要爭一個你死我活。

景三〇九 蹊徑

全景 毛林諾正帶着兵過來，

正撞着拼命跑來的德甫，立刻

把他捕住。毛林諾盤問他。

景三一〇 水鳥窠

全景 康看見二人扭鬪情形，

勉強掙持起來，想要去幫打。跌下去又爬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去。

景三一 水鳥窠

近景 亞德竭力擺脫自己身上束縛。

景三二 峭壁邊

全景 羅伯特與耿吉拉一同滾倒地。羅伯特昏暈了。耿吉拉拔出刀來正要刺下。

景三三 峭壁邊附近

全景 康爬上峭壁來，一眼瞧

見羅伯特的危險。

景三四 峭壁邊

全景 耿吉拉舉刀正待刺下。羅伯特稍微覺醒，舉目看見這種情形，這時候什麼危險都顧不得了，抓住了耿吉拉的手，與他一同滾到峭壁邊上去。

景三五 峭壁

全景 由壁下向上攝。二人在峭壁邊上拼命掙持。

景三六 峭壁

近景 羅伯特竭力把耿吉拉

往邊上推。耿吉拉的身上一半轟出在峭壁邊上，他一把將羅伯特抓住，打算和羅伯特一起滾下去。一回兒他的身子滾過了峭壁的邊，一隻手還是抓住了羅伯特的衣服，把羅伯特使勁往邊上拖。

景三七 峭壁

全景由下面向上攝。耿吉拉一手抓住了羅伯特的衣服，身子懸空掛在峭壁邊上。羅伯特也幾乎要被拖過邊去。

景三一八 峭壁邊

近景 羅伯特的身子漸向峭壁邊上移過去。只見耿吉拉的兩手還抓着他的衣服。康走了過來，拖住羅伯特，不讓他再過去。

景三一九 峭壁邊

近攝 耿吉拉的兩手抓住羅伯特的衣服。衣服破了。兩隻手就看不見了。

景三二〇 峭壁

全景由下面向上攝 耿吉拉的屍

身掉下山來。康抓住了羅伯特，沒有讓他滾下。

景三二一 峭壁邊

全景 康把羅伯特扶起，站了起來。二人回頭，向水鳥窠那邊走去。忽然看見有一隊兵在那裏等着。二人立即止步。羅伯特很絕望的打算過去毫不抵抗的受擒。

景三二二 水鳥窠

全景 毛林諾帶着兵在那裏等着。原來他們早已看見康救

回羅伯特的情形了。亞德早已釋了縛。毛林諾向前走。羅伯特與康向他這邊走來。羅伯特做出甘心受擒的樣子。毛林諾卻去握住他的手說道：

字幕 『這個叫做德甫的人已經告訴我，在你逃出古塔之前，耿吉拉已經接到皇后赦罪的諭旨。你如今是一個自由人了。』

羅伯特幾乎糊塗了，與毛林諾握了一握手之後，便走到亞德

身邊。

景三二三 水鳥窠

近景 亞德聽了前面的話，很是喜歡。羅伯特走過來與她合抱。

景三二四 水鳥窠

全景 毛林諾派兩個兵去取耿吉拉的屍體。其餘的人彼此說明原委，喜喜歡歡地走開去了。羅伯特有氣無力的扶着亞德。漸隱……

景三二五 起居室

全景漸現 克萊亞因為對不住

毛林諾，並且沒有得到羅伯特的確信，心中非常愁悶。莫耶也是為康擔憂。杜倫神父竭力安慰她兩人。很悽慘的把腦袋搖着他對咖啡壺一望。莫耶領會他的暗示，便站起來提着一把水壺出去取井水去。

景三二六 莫耶屋外

全景 莫耶出屋來，走到井邊去。在井前站住，呆呆地看着……

景三二七 大路

全景 羅伯特與亞德由大路

上走過來。毛林諾與康在後面跟着。康一見她，便飛也似的跑向前來。

景三二八 莫耶屋外

全景 康跑過來與莫耶合抱，並且告訴他羅伯特已經得到自由了。他們都來了。康要莫耶跟他在一塊兒，把她帶了走開去。

景三二九 起居室

全景 杜倫神父與克萊亞在

屋內。杜倫因不見莫耶回來，很覺詫異，便跑到門前，走了出去。

景三三〇 莫耶屋外

全景 毛林諾，羅伯特與亞德剛到。杜倫神父迎出門來，道過寒暄之後，便聽講剛纔一番事情。毛林諾很不耐煩的插嘴說：

字幕 『我剛到蘇依爾愛貝格宅去過——克萊亞女士並沒有在家。』

杜倫神父手指着屋裏。毛林諾趕緊跑進屋去。羅伯特把康怎

樣冒險吃苦的話告訴了杜倫。

景三三一 起居室

全景 克萊亞尙在屋裏等着。毛林諾跑了進來。她擡頭看他——心裏雖然愛他，但是沒有一點快樂的希望。他扶她站起來并且對她說：

字幕 『你哥哥已經得到赦罪的諭旨——昨晚的事如今還提得着嗎？』

克萊亞喜歡得呆了，還是要請他原諒自己。他用一隻手指壓

住她的嘴唇，不許她說出來——然後與她接吻。她這纔高興極了。

景三三二 莫耶屋外

全景 羅伯特與亞德正在向杜倫神父談到康的事情。羅伯特最後一句話是：

字幕 『如果沒有康這一個人——赦罪的諭旨於我還有甚麼用處呀。』

杜倫神父表示他也看出康確實是一個人才。『他到那裏去

啦？」他週圍一看找康不着，於是走過去尋他去了。

景三三三 石牆

近景 這邊是一帶石牆，遠遠看見愛爾蘭的山峯。景色美極了。康與莫耶兩人坐着。莫耶用手帕替康擦去頭上的血跡，并且和他接吻。杜倫神父的頭臉在短牆上面露出，帶着同情的微笑。繼而又做出他平常的那種端正嚴厲的討厭神氣，并且咳嗽着。康與莫耶嚇得直跳起

來。

景三三四 石牆

全景 康與莫耶剛站起來，迎見板着面孔的杜倫神父。康拔起腿就想逃走。莫耶一把拖住他。杜倫神父說：

字幕 『所有你做的事情我都聽說過了……』

康依然是發愁。杜倫神父又說：

字幕 『你必須允許我結婚之後從此改過自新。』

康漸漸地覺得自己求婚的事

居然得到好意了。喜歡得他呆了。他說：

字幕 『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做纔對——但是我答應去做就是了。』

杜倫神父走過去了。莫耶與康歡天喜地的依然在牆的那邊坐下。只有他倆的頭頂可以看見。他倆正在接吻呢。碧綠的山色遙對着這一對璧人含着微笑的樣子。

(完)

另外一欄

（此欄專載極有價值之前人遺著及近人名著。讀者如以此項稿件見惠，不勝歡迎。編者啓）

法味

（子豐愷）

按：這又是一篇關於李叔同的記載。可與本期的插圖參看。

這篇原載一般雜誌上，這裏是向豐子愷先生說明轉載的。尋春的有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來了一張郵片說：

「近從溫州來杭，承招賢老人慇懃相留，年內或不復他適。」

我于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開口風生寺向他告別。以後僕僕奔走，沈酣於浮生之夢，直到這時候未得再見，這一天接到他的郵片，使我非常感興。那筆力堅秀，布置妥貼的字跡，和簡潔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沈思。做我先生時的他，出家

時的他，六年前的告別時的情景。六年來的我……霎時都浮出在眼前，覺得這六年越發像夢了。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過了三四日，這就被實行了。

同行者是他底老友，我底先生S，也是專誠去訪他的。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幾乎要行六小時。我在車中，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就是現在的弘一師——教我繪畫音樂那時候的事。對座的S先生從他每次出門必提着的那隻小籃中抽出一本小說來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車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續奔來的深綠的桑林。

車到杭州，已是上燈時候。我們坐東洋車到西湖邊的清華

旅館定下房間，就上附近一家酒樓去。杭州是我底舊遊之地。我的受李叔同先生之教，就在買院舊址第一師範。八九年來，很少重游的機會，今晚在車中及酒樓上所見的夜的杭州，面目雖非昔日，然青天似的粉牆，稜角的黑漆石庫牆門，冷靜而清楚的新馬路，官僚氣的藤椅，叮嚀的包車，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直使我的心暫時反了童年，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一切的事情來。這一夜天甚黑。我隨S先生去訪問了幾個住在近處的舊時師友，不看西湖就睡覺了。

翌晨七時，即借S先生乘東洋車赴招賢寺。走進正殿的後面，招賢老人就出來招呼。他說：

「弘一師日間閉門念佛。只有送飯的人出入，下午五時才見客。」

他誠懇地留我們暫時坐談，我們就在殿後窗下的椅上就坐，S先同他談話起來。

招賢老人法號弘傘，是弘一師底師兄，二人是九年前先後在虎跑寺剃度的。我看了老人底平扁的顏面，聽了他底黏潤的

聲音，想起了九年前的事：

他本來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數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訪他，且在途中預先對我說：

「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時曾當過團長（？），親去打南京。近來忽然悟道，暫住在玉泉寺爲居士，不久亦將剃度。」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着灰白色的長衫，黑色的馬褂，靠在欄上看魚。一見他那平扁而和霽的顏貌，就覺得和他底名字

「中和」異常調和。他底齒底整齊，眼線底平直，面部底豐滿，及臉色底暗黃，一齊顯出無限的慈悲，使人見了容易聯想蠅螭頂下的佛面，萬萬不會相信這面上是配戴軍帽的。不久，這位程居士就與李先生相繼出家。後來我又在虎跑寺看見他穿了和尙衣裳，微晚課。聽到他底根氣充實而永續不懈的黏潤的念佛聲。

這是九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見，覺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層老熟與鎮靜的氣象以外，聲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樣。在他，九年的時間真是所謂「如一日」罷！記得那時我從杭州讀書歸來，母親說我底面龐像貓頭；近來我返故鄉，母親常

說我面上憔悴瘦損，已變了狗臉了。時間，在他真是「無老死」的，在我真如滅形伐性之斧了。——當S先生和他談話的時候我這樣想。

坐了一回，我們就辭去。出寺後，又訪了湖上幾個友人，就搭汽車返旗營。在汽車中談起午餐，我們準備吃一天素。但到了那邊，終於進王飯兒店去吃了包頭魚。

下午我與S先生分途，約於五時在招賢寺山門口會集。等到我另借了三個也要見弘一師的朋友到招賢寺時，見弘一師已與S先生對坐在山門口的湖岸石埠上談話了。弘一師見我們，就立起身來，用一種深歡喜的笑顏相迎。我偷眼看他，這笑顏直保留到引我們進山門之後還沒有變更。他引我們到了殿旁一所客堂。室中陳設簡單而清楚，除了舊式的椅桌外，掛着梵文的壁飾和電燈，大家坐了，暫時相對無言。然後S先生提出話題，介紹與我同來的Y君。Y君向弘一師提出關於儒道、佛道的種種問題，又講述其幼時的念佛的信心，及其家庭的事情。Y君每說話必垂手起立。弘一師用與前同樣的笑顏，舉右手表示請他

坐。再三，Y君直立如故。弘一師只得保持這笑顏，雙手按膝而聽他講。

我危坐在旁，細看弘一師神色頗好，眉宇間秀氣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環視座中諸人，好像要說話。我就乘機問他近來的起居，又談及他贈給立達學園的藏經的事。這經原是王澐之先生贈他的。他因為自己已有一部，要轉送他處，去年S先生就為立達學園向他請得了，弘一師因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請求過，而久未去領，故囑我寫信給那二人，說明原委，以謝絕他們。他回入房裏去了許久，拿出一張通信地址及信稿來，暫時不顧其他客人。同我並坐了，詳細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詞法。這種丁寧鄭重的態度，我已十年不領略了。這時候使我頓時回復了學生時代的心情。我只管低頭而唯唯，同時俯了眼窺見他那絆着草鞋帶的細長而秀白的足趾，起了異常的感覺。

「初學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號。起初不必求長，半小時，一小時都好。惟須專意，不可遊心於他事。要練習專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計算，以每五句為一單位，凡念滿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

滿五句，摘念珠一顆。如此則心不暇他顧，而可專意於念佛了。初學者以這步工夫爲要緊，又念佛時不妨省去「南無」二字，而略稱「阿彌陀佛」。則可依時辰鐘底秒聲而念，即以「的格（強）的格（弱）」的一個節奏（Rhythm）底四拍暗合「阿彌陀佛」四字，繼續念下去，效果也與前法一樣。」

Y君的質問，引了弘一師普遍的說教。旁的人也各提出話題：有的問他阿彌陀佛是甚麼意義，有的問他過午不食覺得肚飢否，有的問他壁上掛着的是甚麼文字。

我默坐旁聽着，只是無端地悵悵。微雨飄進窗來，我們就起身告別。他又用與前同樣的笑顏送我們到山門外，我們也笑着向他道別，各默默地慢慢地向斷橋方面踱去。走了一段路，我覺得渾身異常不安，如有所失，却想不出原因來。忽然看見S先生從袋中摸出香烟來，我恍然悟到這不安是剛才繼續兩小時模樣沒有吸烟的原故。就向他要了一支。

是夜我們吃了兩次酒。同席的都是我底許久不見的舊時師友。有幾個先生已經不認識我，旁的人告訴他說「他是豐仁。」

我聽了別人呼我這個久已不用的名字，又立刻還了我的學生時代。有一位先生與我並座，却沒有認識我，好像要問尊姓的樣子。我不知不覺地裝出幼時的語調對他說，「我是豐仁，先生教過我農業的。」他們篩酒時，笑着問我「酒吃不吃？」又有拿了香烟問我「吸烟不」的。我只答以「好的，好的，」心中却自付着「烟酒我老吃了！」教過我習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筆齋香給我吃。我覺得非常的拘束而不自然，我已完全孩子化了。回到旅館裏，我躺在床上想：「杭州恐比上海落後十年罷！何以我到杭州，好像小了十歲呢？」

翌晨，S先生因有事還要勾留，我獨自冒大雨上車返上海。車中寂寞得很，想起十年來的心境，猶如常在驅一羣無拘束的羊，才把東邊的拉攏，西邊的又跑開去。拉東牽西，瞻前顧後，困難得極。不但不由自己揀一條路而前進，連體認自己的狀況的餘暇也沒有。這次來杭，我在弘一師的明鏡裏約略照見了十年來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覺得這次好像是連續不斷的亂夢中的一個欠伸，使得暫離夢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個

車站，使我得到數分鐘的靜觀！

車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滬車又載了我顛簸傾蕩地跑了！更不知幾時走盡這浮生之路。

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音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葉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不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料 Vermillion 數瓶。」末又云：「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與S先生等七八人合買了八瓶 Windsor Newton 製的水彩顏料，又添附了十張夾宣紙，即日寄去。又附信說：「師赴廬山，必道經上海，請預示動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過上海恐不逗留，秋季歸來時再圖叙晤。」

後來我返做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裏的十三耶的，有扮新茶花裏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

古裝的，有留鬚，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後的照相，有出家後留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所不爲的，將來一定要選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裏的同事們，學生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爲甚麼做和尚？」暑假放了，我天天租衣跳足，在過街樓上——所謂家裏寫意度日。友人W君新從日本回國，暫寓我家裏，在我底外室裏堆了零星星星好幾堆的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吃了牛乳，坐在藤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底柳行李底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尚在尋問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外室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生人來了！」

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了，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吃午飯，不必多備，早一點好。」

我答應着忙走出來，一面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面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於十一點鐘開飯。因為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裏，辦了盛饌請弘一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鐘，弘一師只吃了一點水菓。今天此地離市又遠，只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底主人公，竟來坐在這過街樓裏！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尙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罷！

我把牠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師面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

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為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D君問起他家庭的事。他說在天津還有阿哥，姪兒等；起初寫信去告訴他們要出家，他們覆信說不贊成，後來再去信說，就沒有回信了。

W君是研究油畫的，曉得他是中國藝術界的先輩，拿出許多畫來，同他長談細說地論畫，他也有時首肯，有時表示意見。我記得弘一師向來是隨俗的，弘一師往日的態度，比弘一師靈巖得多。此次却非常的隨便，居然親自到我家裏來，又隨意談論世事。我覺得驚異得很！這想來是工夫深了的結果罷。

飯畢，還沒有到十二時。弘一師頗有談話的興味，弘一師似乎也歡喜和人談話。寂靜的盛夏的午後，房間裏充滿着從窗外草地上反射進來的金黃的光，浸着圍坐談笑的四人——兩和尙，W與我，我恍惚間疑是夢境。

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着指甲向兩和尙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

「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歡喜畫畫，又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着頭，汗淋漓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一師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說：「像現在這麼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應報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說「殺生她本來是怕敢的。」弘一師贊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話題轉到城南草堂與超塵精舍，弘一師非常興奮，對我們說：

「這是很好的小說題材！我沒有空閒工夫來記錄，你們可採作材料呢。」現在把我所聽到的記在下面。

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着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

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這屋底所有主許幻園是他底義兄，他與許氏兩家共居在這屋裏，朝夕相過從。這時候他很享受了些天倫之樂與俊遊之趣。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四十□歲！大家庭裏的一個庶出（？）的兒子，五歲上就沒有父親，現在生母又死了，喪母後的他，自然像游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甚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在日本時的他，聽說生活很講究，天才也各方面都秀拔。他研究繪畫、音樂，均有相當的作品，又辦春柳劇社，自己演劇，又寫得一手好字，做出許多慷慨悲歌的詩詞文章。他且曾經儘量發揮過他底才華。後來回國，聽說曾任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又當

過幾個學校底重要教師，社會對他的待遇，一般地看來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種深的苦痛，所以說「母新死後到出家是不斷的憂患與悲哀」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底永遠的恩墓。

他說那房子旁邊有小浜，跨浜有苔痕蒼古的金洞橋，橋畔立着兩株兩抱大的柳樹。加之那時上海絕不像現在的繁華，來去只有小車子，從他家坐到大南門給十四文大錢已算很闊綽，比起現在的狀況來如同隔世，所以城南草堂更足以惹他底思慕了。他後來教音樂時，曾取首悽惋嗚咽的西洋有名歌曲「*Over old sunny home*」來改作一曲憶兒時，中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托」之句，恐怕就是那時的自己描寫了。

自從他母親去世。他拋棄了城南草堂而去國以後，許家的家運不久也衰沈，後來這房子也就換了主人。□年之前，他曾經走訪這故居，屋外小浜，橋，依然如故，屋內除了牆門上的黃漆改爲黑漆以外，裝修布置亦均如舊時，不過改換了屋主而已。

這一次他來上海，因爲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

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橋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於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那裏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着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裏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不過換了洋式的窗戶與欄杆，加了新漆，牆上添了些花牆洞。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裏做課了。近傍的風物也變換，浜已沒有，相當於浜處有一條新築的馬路，橋也沒有，樹也沒有了。他走上轉角上的一家舊時早有的老藥舖，藥舖裏的人也都已不認識。問了他們，方才曉得這浜是最近被填作馬路的，橋已被拆去，柳亦被伐去。那房子的主人是一個開五金店的人，那五金店主不知是信佛還是別的原故，把他送給和尚講經念佛了。

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興奮得很，說：

「真是奇緣！那時候我真有無窮的感觸呵！其「無窮」兩

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後來他又說：

「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學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續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知江西信於昨晚寄到，已決定今晚上船，弘傘師正在這行李買船票去，不在那裏。坐談的時候，他拿出一冊白龍山人墨妙來送給我們，說是王一亭君送他，他轉送立達圖書室的。過了一回，他就換上草鞋，一手挾了照例的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隻角已經脫落的蝙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

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那裏是浜，那裏是橋，樹，那裏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走進超塵精舍，我看見屋是五開間的，建築總算講究。天井雖不大，然五間共通，尚不窄仄，夠可住兩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們，說這是公共客堂，這是他底書房，這是他私人的會客室，這樓上是他母親的住室，這是掛「城南草

堂」的匾額的地方。

裏面一個穿背心的和尙見我們在天井裏指點張望，就走出來察看，又打寧波白招呼我們坐，弘一師謝他，說「我們是看來的」，又笑着對他說：「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歲以前，那和尙打量了他一下說：

「哦，你住過的！」我覺得今天看見城南草堂的實物，感興還不及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濃重，且眼見的房子，馬路，藥舖，也不像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美而詩的了。只是看見那寧波和尙打量他一下而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眼前髮髯顯出二十歲年前後的兩幅對照圖，起了人生剎那的悲哀。回出來的時候，我只管耽於遐想：

「如果他沒有這母親，如果這母親遲幾年去世，如果這母親現在尙在，局面又怎樣呢？恐怕他不會做和尙，我不會認識他，我們今天也不會來懸弔這房子了！誰操着制定這局面的權分呢？」

出了衙，步行到附近的海潮寺一遊，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

的餐館裏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爲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

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新建的四層樓洋房，非常莊嚴燦爛。第一層有廣大的佛堂，內有很講究的坐椅，拜墊，設備很豐富，許多善男信女在那裏拜懺念佛。問得尤居士住在三層樓，我們就上樓去。這裏面很靜，各處壁上掛着「緩步低聲」的黃色的牌，看了使人愈增嚴肅。三層樓上都是房間。弘一師從一房間底窗外認到尤居士，在窗玻璃上輕叩了幾下，我就看見一五十歲模樣的老人開門出來，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弘一師脚下，好像幾乎要把弘一師底脚抱住，弘一師但淺淺地一鞠躬，我站在後面發呆，直到老人起來送我入室，始回復我的知覺。才記得他是弘一師的皈依弟子（？）。

尤居士是無錫人，在上海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業，是相當知名的人。就是向來不關心於時事的我也預早聞其名的。他

底態度，衣裝，及房間裏的一切生活的表象，竟是非常簡朴，與出家的弘一師相去不遠。於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和尚是對內的，居士是對外的。居士實在就是深入世俗社會裏去現身說法的和尚。我初看見這居士林建築設備的奢華，竊怪與和尚底刻苦修行相去何遠。現在看了尤居士，方想到這大概是對世俗的方便罷了。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爲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立達學園講演，又爲我們索取了居士林所有贈閱的書籍各三份。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

舍利室是一間供舍利的，約二丈見方的房間。沒有牆，四壁全用鏡子砌成，天花板上懸四盞電燈，中央設一座玲瓏燦爛的紅漆金飾的小塔，四周地上設四個拜墊，塔底角上懸許多小電燈，其上層中央供一水晶樣的球，球內的據說就是舍利。舍利究竟是甚麼樣一種東西，因爲我不大懂得，本身到也說不起甚麼感情；不過我覺得一入室，就看見自己已刻化作千萬身，環視有千萬座塔，千萬盞燈，又面是自己，目眩心悸，全我被壓倒在一種恐怖而又感服的情緒之下了。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過，

就魚貫出室。再參觀了念佛室，藏經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又拍拍他底手巾包笑說，「做電車錢的銅板很多！」就轉身進街而去。我自送着他，到那瘦長的背影，直到沒入人叢中不見了，始同W君與C君上自己的歸途。

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思議；在舍利室，又領略了一點佛教的憧憬。兩日來都非常興奮，嚴肅，又不得酒喝。一回到家，立刻叫人去打酒！

附記：

文內關於弘一弘傘兩法師的事實，凡為我所傳聞而未敢確定的，附有（？）記號；聽了忘記的，以□代字。謹向讀者聲明。如有錯誤，並請兩法師原鑒。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幽靜

新月從林隙出來，

照在重門深鎖著苔滿院的曲院裏。
幾枝映在粉牆的花影，慢慢地動移。
祇有一隻蝙蝠在簷底飛。

秋草

池塘裏秋草，向蛙兒說：

當我青春的時候，
朝夕不離的伴着我。
如今我黃了，老了，
你就是跳過也不肯坐一坐。

(胡適凡)

(前人)

王冕（花朝生筆記）

（蔣瑞藻）

讀小說儒林外史者。莫不知王冕。按王冕號元章。元末吾邑高士也。隱居九里山。高尙不仕。（宋景濂集有先生傳）工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燕京豪貴。爭相購求。且欲薦之。乃畫霖一幅。張壁間。題曰。冰花箇箇圓如玉。羌笛吹他下。來。又擬應制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見者鮮舌。自題墨梅詩云。烈烈北風吹。倒人江南無地不沙塵。清高獨有老樛樹。照水開花朵。新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祇留清氣滿乾坤。吾觀先生詩。蓋抱家國種族之痛者。殆亦鄭思肖之亞與。同時蒲廣禪師復見心。有題先生墨梅長語。甚奇特。謂云。會稽王冕高頰額。愛梅自號梅花仙。興來徧寫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光華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臥雲草閣秋瀟瀟。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曠目怪殺黃鸞胡。地老天荒今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亦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此歌不翅爲先生寫照也。蒲原姓名名濬。字天淵。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本胡人也。

因出牙而煩躁發熱 及服用孩自己藥片獲得愈且容顏煥發健康樂喜矣

安徽蕪湖郵務總局汪君葆元來書云蓋聞韋廉士之嬰孩自己藥片功效頗大所愧乎鄙人未經試服而真假莫能辨明但今春小兒春和痧花後又兼出牙時期吵鬧非常因此寒熱往來無一時之舒適兼延醫服藥皆不見退去分毫後即向藥房購取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比即開塞服下連服數片頗得功效而所解之大便均作漆色



不一二日

即全愈矣
可見該藥
片實有藥
到病除之
力於是連
服月餘不
但諸病完
全化為烏
有而身體



嬰孩自己藥片

余之藥

亦日見強壯面色紅潤非往日之可比也小兒春和若非服用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片則痛苦愈加矣由此而觀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片誠惟一之要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冊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真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婁俞粟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冊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斐編 一冊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冊八角

此爲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真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附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冊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梅編 二冊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昆曲者入門之助

商務印書館出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載轉許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請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聽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稿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像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七 報之類由本館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九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 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小 說 世 界 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表目價告廣

表價定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正	優	特	等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 疆 蒙 古 及 日 本 照 國 內 香 港 澳 門 照 國 外 郵 票 代 價 作 九 五 折 以 二 角 以 下 者 為 限	定 預			每 週 一 冊 全 年 五 十 冊	零 售 冊 每 大 洋 陸 分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文	文	圖	等	等	第			全	半	時		
			後	中	前	中	中	地			年	年	期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寄何處原寄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陽曆三月月底預約截止

全書四冊陽曆四月底出齊

文學大綱 第一冊出版後在

上海各日報上贏得之好評

定價

紙面六元
布面十元

預約

紙面四元八角
布面六元

商務印書館文學大綱內容美備趣味深厚插圖在五百幅以上多為古今名畫家之手筆開卷如披閱一部名畫集不惟為研究文學者所不可不備之書即普通讀者得此亦勝於讀幾部小說(下略)

十二月三日申報

文學大綱是一部空前之世界文學史又是一部空前之中國文學史實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備之書內容趣味濃厚插圖豐富優美讀此一書如讀千百部世界名著之精華家庭中置備一部勝如置備百部小說(下略)

十二月五日時報

中國近來翻譯之小說詩歌戲曲出版甚多但讀者往往不大知道其真正價值這是缺少一部好的世界文學史之故又中國文學在今日毀之者以為可焚棄無遺譽之者又以為一切皆精金美玉究竟他們皆未見其真面目讀了文學大綱我們乃可知道中國文學的真面目何在及其在世界文學上究竟占何等之地位此實為文學大綱之一大供獻(下略)

十二月五日民國日報

(上略)是書為鄭振鐸君所編曾說小說月報甚受讀者之歡迎現印成單行本復添加材料不少且有三色版四色版等插畫多幅極為美麗書中敘述古今的世界文壇之演化與事實詳盡而富興趣可做文學史讀亦可做小說讀誠為研究文學者所不可缺之書也

十二月五日新申報

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後來他又說：

「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學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續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知江西信於昨晚寄到，已決定今晚晚上船，弘傘師正在這行李買船票去，不在那裏。坐談的時候，他拿出一冊白龍山人墨妙來送給我們，說是王一亭君送他，他轉送立達圖書室的。過了一回，他就換上草鞋，一手挾了照例的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隻角已經脫落的蠟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

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那裏是浜，那裏是樹，那裏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走進超塵精舍，我看見屋是五開間的，建築總算講究。天井雖不大，然五間共通，尙不窄仄，夠可住兩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們，說這是公共客堂，這是他底書房，這是他私人的會客室，這樓上是他母親的住室，這是掛「城南草

堂」的匾額的地方。

裏面一個穿背心的和尙見我們在天井裏指點張望，就走出來察看，又打寧波白招呼我們坐，弘一師謝他，說「我們是看來的」，又笑着對他說：「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幾年以前，那和尙打量了他一下說：

「哦，你住過的！」我覺得今天看見城南草堂的寶物，感興遠不及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濃重，且眼見的房子，馬路，藥舖，也不像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美而詩的了。只是看見那寧波和尙打量他一下而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眼前髣髴顯出二十幾年前後的兩幅對照圖，起了人生剎那的悲哀。回出來的時候，我只管耽於遐想：

「如果他沒有這母親，如果這母親遲幾年去世，如果這母親現在尙在，局面又怎樣呢？恐怕他不會做和尙，我不會認識他，我們今天也不會來憑弔這房子了！誰操着制定這局面的權分呢？」

出了衙，步行到附近的海潮寺一遊，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

的素菜館裏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爲人如何情誼，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

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新建的四層樓洋房，非常莊嚴燦爛。第一層有廣大的佛堂，內有很講究的坐椅，拜墊，設備很豐富，許多善男信女在那裏拜懺念佛。問得尤居士住在三層樓，我們就上樓去。這裏面很靜，各處壁上掛着「緩步低聲」的黃色的牌，看了使人愈增嚴肅。三層樓上都是房間。弘一師從一房間底窗外認到尤居士，在窗玻璃上輕叩了幾下，我就看見一五十歲模樣的老人開門出來，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弘一師脚下，好像幾乎要把弘一師底脚抱住，弘一師但淺淺地一鞠躬，我站在後面發呆，直到老人起來延我入室，始回復我的知覺。才記得他是弘一師的皈依弟子（？）。

尤居士是無錫人，在上海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業，是相當知名的人。就是向來不關心於時事的我也，是預早聞其名的。他

底態度，衣裝，及房間裏的一切生活的表象，竟是非常簡朴，與出家的弘一師相去不遠。於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和尚是對內的，居士是對外的。居士實在就是深入世俗社會裏去現身說法的和尚。我初看見這居士林建築設備的奢華，竊怪與和尚底刻苦修行相去何遠。現在看了尤居士，方才想到這大概是對世俗的方便罷了。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爲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到立達學園講演，又爲我們索取了居士林所有贈閱的書籍各三份。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

舍利室是一間供舍利的，約二丈見方的房間。沒有牆，四壁全用鏡子砌成，天花板上懸四盞電燈，中央設一座玲瓏燦爛的紅漆金飾的小塔，四周地上設四個拜墊，塔底角上懸許多小電燈，其上層中央供一水晶樣的球，球內的據說就是舍利。舍利究竟是甚麼樣一種東西，因爲我不大懂得，本身到也惹不起我甚麼感情；不過我覺得一入室，就看見自己立刻化作千萬身，環視有千萬座塔，千萬盞燈，又面是自己，目眩心悸，全我被壓倒在一種恐怖而又感服的情緒之下了。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過，

就魚貫出室。再參觀了念佛室，藏經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又拍拍他底手巾包笑說，「做電車錢的銅板很多！」就轉身進街而去。我目送着他，到那瘦長的背影，直到沒入人叢中不見了，始同W君與C君上自己的歸途。

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思議；在舍利室，又領略了一點佛教的憧憬。兩日來都非常興奮，嚴肅，又不得酒喝。一回到家，立刻叫人去打酒！

附記：

文內關於弘一弘傘兩法師的事實，凡為我所傳聞而未敢確定的，附有（？）記號；聽了忘記的，以□代字。謹向讀者聲明。如有錯誤，並請兩法師原鑒。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幽靜

新月從林隙出來，

照在重門深鎖蒼苔滿院的曲院裏。
幾枝映在粉牆的花影，慢慢地動移。
祇有一隻蝙蝠在簷底飛。

(胡適凡)

秋草

池塘裏秋草，向蛙兒說：

當我青春的時候，
朝夕不離的伴着我。
如今我黃了，老了，
你就是跳過也不肯坐一坐。

(前人)

王冕（花朝生筆記）

（蔣瑞藻）

讀小說儒林外史者。莫不知王冕。按王冕號元章。元末吾邑高士也。隱居九里山。高尚不仕。（宋景濂集有先生傳）工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燕京豪貴。爭相購求。且欲薦之。乃畫霖一幅張壁間。題曰冰花箇箇圓如玉。羌笛吹他下。來。又擬應制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見者鮮舌。自題墨梅詩云。烈烈北風吹。倒人江南無地不沙塵。清高獨有老樛樹。照水開花朵朵新。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祇留清氣滿乾坤。吾觀先生詩。蓋抱家國種族之痛者。殆亦鄭思肖之亞與。同時蒲廣禪師復見心。有題先生墨梅長調。甚奇特。詞云。會稽王冕高頓顛。愛梅自號梅花仙。興來徧寫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光華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臥雲草閣秋瀟瀟。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曠目怪殺黃髯胡。地老天荒今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亦我萬玉圖。繁花鬪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遁。此歌不翅爲先生寫照也。蒲廣原姓名。名濬。字天淵。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本胡人也。

因出牙而煩躁發熱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獲得治愈且容顏煥發健康喜樂矣

安徽蕪湖郵務總局汪君葆元來書云蓋聞韋廉士之嬰孩自己藥片功效頗大所愧乎鄙人未經試服而真假莫能辨明但今春小兒春和痧花後又兼出牙時期吵鬧非常因此寒熱往來無一時之舒適兼延醫服藥皆不見退去分毫後即向藥房購取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比即開塞服下連服數片頗得功效而所解之大便均作漆色不一二日



即全愈矣
可見該藥片實有藥到病除之功力於是連服月餘不但諸病完全化為烏有而身體



亦日見強壯面色紅潤非往日之可比也小兒春和若非服用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片則痛苦愈加矣由此而觀貴藥局之嬰孩自己藥片誠惟一之要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434(三)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冊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婁俞粟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冊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斐編 一冊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冊八角

此爲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冊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實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冊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載轉許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將原稿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
 五 請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概不退還
 八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概不退還
 九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概不退還
 十 稿中如有不雅之詞者概不退還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四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及 大 書 坊

表目價告廣

表價定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 預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一 冊 國 外 一 冊	書 價 連 郵 費		
			文	文	等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方 十 二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半	半
			後	中	中	中	底 封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八 元 二 十 八 元							面 封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元 二 十 四 元 十 四 元	面 封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元 二 十 四 元 十 四 元

定閱諸君 如有詢 問事件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 將定單 號數 定戶 姓名 在何 處定 原寄 何處 四項 詳細 開明 方可 遵辦 實錄 定戶 太多 簿冊 繁重 非此 四項 無從 檢查 難免 仍有 誤寄 特先 聲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陽曆三月底預約截止

全書四冊陽曆四月底出齊

文學大綱

第一冊出版後在

上海各日報上贏得之好評

定價

紙面六元
布面十元

預約

紙面四元八角
布面六元

商務印書館文學大綱內容美備趣味深厚插圖在五百幅以上多為古今名畫家之手筆開卷如披閱一部名畫集不惟為研究文學者所不可不備之書即普通讀者得此亦勝於讀幾部小說(下略)

十二月三日申報

文學大綱是一部空前之世界文學史又是一部空前之中國文學史實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備之書內容趣味濃厚插圖豐富優美讀此一書如讀千百部世界名著之精華家庭中置備一部勝如置備百部小說(下略)

十二月五日時報

中國近來翻譯之小說詩歌戲曲出版甚多但讀者往往不大知道其真正價值這是缺少一部好的世界文學史之故又中國文學在今日毀之者以為可焚棄無遺譽之者又以為一切皆精金美玉究竟他們皆未見其真面目讀了文學大綱我們乃可知道中國文學的真面目何在及其在世界文學上究竟占何等之地位此實為文學大綱之一大供獻(下略)

十二月五日民國日報

(上略)是書為鄭振鐸君所編曾說小說月報甚受讀者之歡迎現印成單行本復添加材料不少且有三色版四色版等插畫多幅極為美麗書中敘述古今的世界文壇之演化與事實詳盡而富興趣可做文學史讀亦可做小說讀誠為研究文學者所不可缺之書也

十二月五日新申報